

白乡非遗谱

(组诗)

□谷俊德（白族）

蚌壳灯

那年，一只洱海的蚌壳
钻进了寸白军的行囊
一滴风餐露宿的露珠
与蚌壳窃窃私语
主人啊，我要落脚，寻找山清水秀的家园
与村庄相守，看澧水潮涨潮落

蚌壳是一个精灵啊，她有一双跳舞的手
蚌壳是一个美女啊，她创造了美好生活
当唢呐划破村庄的时候，蚌壳女走进了婚房
村庄里，村姑的俊俏改变了蚌壳的模样
庙会上的眼珠子，蚌壳游走在心尖尖上

村姑，勤劳的使者，劳动让她快乐
村姑，春天的爱人，忠诚让她聪慧
村姑，用脚步丈量白乡的美啊
在蚌壳灯里，比划着诗与远方
如潮的人群，增添了村姑无穷的灵感
白乡的一只蚌壳灯，送来文明史上的五谷飘香

洱海的姑娘，潜伏澧水的溪边，在戏剧里流浪
大貌，芙蓉龙，民家腔，为你歌唱
你来自苍山洱海的老家啊，用一个道具
描绘金花的美丽和智慧，却让大地赞叹
一只蚌壳，张扬着让世界瞩目的巾幗力量
一只蚌壳，却为白乡送来宝贵的精神食粮

打花棍

爷爷有两根棍，绑上花边，相互敲打
打出一种气势磅礴的声响
花棍，比包谷棒子上的颗粒还香
花棍，比油菜籽上的包衣还靛
我是一根不同凡响的花棍吗

花棍，曾当过打狗棍，扛过苦难
花棍，曾做过武器上战场，威风凛凛
花棍，还是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的拄路棍
花棍，携带温度与柔情，迸发出铮铮铁骨豪情
让花棍亲吻你，你是有灵魂的精英

打花棍，没有固定的套路，没有多余的台词
只有满腔热血沸腾，化作一声霸气的雄吼
血性的山寨，参军脚步踩醒村庄的寂静
军功章里从此有了花棍得意的笑音
打花棍，你的梦里可有凯旋的再一次出征

父与子，夫与妻，爷与孙，敲击花棍的劲，
那是稻谷入仓，黄豆进婆，芝麻炸锅的响
祖祖辈辈传承的队伍，敲击成山寨最美的腔调
打花棍，扬起了脉搏的音符，血溅山河的神勇
一只和平的白鸽，趴在花棍上，传递一个真理
只有敢打，家乡才有胜利的曙光

傩戏

读小学的孙子，突然问我，什么叫“傩”
是谁造出的“傩”字？驱逐疫鬼？驱除瘟神
大湘西的古巫文化，何时披挂上降魔踏舞台
傩堂正戏，傩堂小戏，傩愿大戏，傩戏
结珠成链，在庄稼地里，亲切得像一粒粒高粱
演傩戏的激情，可烧掉天空的云彩

傩舞，绝妙的舞姿，叙述春天的辉煌
傩技，高超的手艺，书写今天的荣光
傩戏，朴实的角色，是村寨幸福的歌谣
傩腔，红薯的外貌，撞开吊脚楼木门
傩服饰，五光十色，百花纷繁，扑鼻的香
傩戏婆婆，是一个慈祥的老者，像一本书

巫风楚声，演唱人生苦乐，人情薄如纸
娱人娱神的傩戏，进化成为了阳戏
装入了国家级非遗的栏筐，我就是高山
我也是白乡的一朵小花，抱着傩戏快乐奔跑
从没有骄傲的那一片脸红

白乡的傩戏啊，记录匠人的智慧和才华
木质傩面具，模糊了一个俊俏红润的脸庞
穿青脱白，白族儿童的过关礼
长板凳搭起“五马桥”，割断“绊马绳”
亲子教育的成功，珍藏“人有善愿，天必从”的教义
小小傩戏啊，唱尽山里人的酸甜苦辣
你可记得，我就是那个拖着鼻涕烧红薯的戏迷

三道茶

走进白乡，三道茶是三朵花，香喷喷
第一朵花，开在脸上，盛上一杯苦茶饮
生津，止渴，提神，疲劳无踪影
你远道而来，做客的喜悦留在心里
安慰你身处苦境，却能逆流而上

第二朵花，开在口里。蜂蜜，红糖，芝麻
与水煮沸，香融入口，除了甜，全是口碑
刚尝到了苦，又迎来了甜，甘境中你守住初心
伴随大本曲和歌声，你的舞姿多么曼妙
这杯茶的穿透，亲情是多么美妙

第三朵花，开在心里。滚烫烫的鸡蛋
充饥，团圆，圆满，关怀与诚意，在淡境里回味
三道茶，撑起了一个民族奋进的希望
三道茶，绘就了一个民族团结团圆的梦想
一苦，二甜，三回味，人生在茶俗中
苦苦甜甜，甜甜苦苦，多浪漫的旅途

大理当年的茶马古道，可曾回荡寸白军征战的驼铃
桑植当年的远古白茶，可曾聆听大理同胞的亲情话
守望白乡的三道茶，连通高高大大的火把
可想起蝴蝶泉边的五朵金花？三道茶，一杯杯
一碗碗，载满民族团结奋进的柔情，共同壮大

澧兰副刊



出嫁歌

□田克清

走，去阿巴砦，看一看那里的风景，你会
有不一样的感受。特别是
是那融入土家族、白族、苗族的女儿冠，震撼了我。

岁月仿佛在这里沉淀下了最醇厚的情。
而阿巴砦，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首土家姑娘出嫁时唱响的深情之歌。

当晨曦刚刚洒在古老的吊脚楼上，
阿巴砦便开始弥漫着一一种别样的喜悦与惆怅。土家白族姑娘们身着盛装，
那五彩斑斓的服饰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她们的眼神中，既有对
未来生活的期待，又有对娘家的深深眷恋。

“哎呀，妈呀。青草绿草茂。哎呀，妈呀。女儿要出嫁。爹呀，妈呀，舍不得离开家。我的爹呀，我的妈呀，叫我，叫我哪门报答。哭声爹来刀割胆，哭声妈来箭穿心。只道父母团圆坐，谁知今日要分身”。那凄婉动人的出嫁歌，谁人不为之动情？

阿巴砦的出嫁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最真挚的情感。那悠扬的旋律，像是从山涧中流淌而出的清泉，纯净而动人。歌声中，讲述着土家姑娘成长的故事，从天真无邪的少女时光，到如今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亲人们的祝福与牵挂。

红岩岭礼赞

□剑夫子

我是一棵无名的小草，从岩缝里钻出来，
户口落在红岩岭上，我就成了你的儿子。

脚下的根须，是牵挂的脐带，头顶的露珠，是闪烁的血脉。我用风的肋骨，丈量你丹霞的褶皱，当晨光切开澧水的薄雾，我数着你肌肤上渥丹的纹路——感受那燃烧的火焰，在砂岩中奔涌，亿万万海潮凝成赤壁，如坠落的霞，偎依在母亲慈姑的怀抱里，化为永恒的雕塑……

我爱你，独立的个性！我认得你，跟天门媲美的年轮，亿万万潜伏，沉默在远古的海底，芥子须弥，刹那永恒，沧海桑田间，青山奇峰如宝剑崛起，你却要剑走偏锋，追求身段的圆润，难舍丹霞的赤诚。

我爱你，血染的风采！啜饮过硝烟与星火，当草鞋踏碎甘堰的月光，红岩岭下，马蹄卷起惊雷，战士的鲜血，染红满山的杜鹃。而今，红岩村的建设者，

“女呀，莫流泪啊莫寒心，女儿伤心痛死亲……成家立业做世界，皇朝古礼这样兴。为娘走了这条路，女儿要踩脚后跟，有些没顺女儿心，宽怀大量要容情。公婆面前行孝道，高声喊来低声应。哥嫂姊妹要和顺，左右邻舍多亲近。娘的话儿牢记住，千放心来万放心”。

在歌声里，能听到母亲的叮咛，那是持家之道、相夫教子的智慧；能听到父亲的沉默，那是深沉的父爱与不舍的牵挂。姐妹们的和声，犹如春日里的花朵绽放，充满了对新娘的羡慕与祝福。

阿巴砦的青山绿水，似乎也在聆听着这出嫁的歌声。风儿轻轻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为她送行。而那蜿蜒的山路，就像姑娘人生的新征程，充满了未知，却又充满了希望。

当迎亲的队伍渐行渐远，阿巴砦的出嫁歌依然在山谷中回荡。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土家族、白族、苗族文化的传承，是亲情与爱情的交织，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岁月流转，阿巴砦的出嫁歌或许会在时代的变迁中有所改变。

阿巴砦，是土家姑娘的家，出嫁是为了家，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国富民强，国泰民安，家是国的细胞。

白族姑娘王祝颖，心心念念不忘娘家，为了家乡的幸福生活，再现土家风情园，在天子山下何家界建起了阿巴砦。王总那份深情，那份对家乡、对亲人的爱，在乡村振兴建设中开启新的征程，必将谱写新时代的《出嫁歌》。

哎呀，妈呀。青草绿草茂。哎呀，妈呀。女儿要出嫁。爹呀，妈呀，舍不得离开家。我的爹呀，我的妈呀，叫我，叫我哪门报答。甜美的《哭嫁歌》，又在阿巴砦响起。

致敬，劳动的人民

□山风

突然厌倦了写作
感觉平常的语言
无法写出劳动者的悲苦喜乐
出摊踩踏夕阳
收摊却总在加柴
把黎明烧出红光
不敢随意下笔
劳动者的荣光
不是每一支笔都能写出丰满
就像写不出
熟透的高粱的红
就像写不出
饱满的稻穗的弯
灯光或明或暗
我写不出那张脸
笑意背后的疲惫
或者眼底后面躲藏的坚强

我真不敢再去写文章
我想用双手去鼓掌
为父老乡亲的勤劳
为寻常百姓的知足常乐

我的大学生活

□张先坤

前几天送女儿去大学，路上她笑着说，往后每个周末都要回家“蹭饭”，好把每月生活费省着点花。

女儿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却像一颗石子投进记忆的湖，瞬间勾起了我二十七年前的大学生活。校门口正好堵车，我便索性趁着这股思绪，和妻女慢慢聊起了那段浸着汗水却暖着心的勤工俭学时光。

当年我在岳阳师专读书，同校的桑植校友里，没一个人有BP机或“大哥大”。每逢寒暑假往返，大家只能在路途中口头约定返校的日期和碰头地点，等到桑植县城聚齐了，再结伴奔赴学校。

同班的徐向华和熊星，总在这些时刻格外照顾我，给我以温暖。徐向华的姐姐住在汽车站附近，熊星的父亲在车站附近做生意。大学三年里，徐向华姐姐家和熊星父亲家，都是我在县城临时的“落脚点”，我常在他们家“蹭吃蹭住”，那份暖意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那时家里的光景也窘迫。弟弟正读初中，父母最怕“背贷款”，家里所有开支都靠“堂屋里刷牛屎——硬挣”，一分一厘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因此，他们每月给我的生活费只有一百元，有时甚至会断上几个月。头几个月，单靠这一百元吃饭还能勉强应付，可要是想买点牙膏、香皂、教辅之类学习生活必需品，“财政”便捉襟见肘，根本不允许。

为了开源节流，从大一第一学期开始，在学校和老师的关照下，我便积极参加勤工俭学。尤其每年暑假，为了省下往返家与学校的车费，我都会留在学校勤工俭学，一年才回家一次。有一年暑假，听说批发市场“好劲道”方便面折合下来每包才两毛多钱，学校门口的西红柿炒蛋才三块钱一碟，那个假期我差不多天天中午就吃一包“好劲道”，晚上就点一份西红柿炒蛋。这么一来，一个暑假通常能攒下数百元，再加上平时每月勤工俭学的收入，足够支撑我好几个月的生活费，大大减轻了父母的经济负担。

其实，学校对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很照顾，安排的活儿都是轻松的：打扫校园马路、清理办公楼楼道，或是在校门传达室值班。活儿不重，每天花的时间也不多，更像是一种温暖的帮扶。当然，偶尔还能遇上赚“外快”的机会。记得有一次，学校工会给老师们发西瓜，年轻老师能自己来领，退休老教授们却不方便。工会负责人找到我们，大手一挥笑着说：“你们暑假勤工俭学也不容易，帮我把这车西瓜送到老教授们家里，每人给25块辛苦费，送完了我请大家吃饭，改善改善伙食！”大伙一听有“外快”可赚，顿时欢呼起来，干劲十足。我负责送的其中一对老教授夫妇，收到西瓜后一个劲儿道谢，还硬要塞给我两个大西瓜。我怕“受之有愧”，一边推辞一边赶紧跑开。

勤工俭学的日子里，还发生过一段“称呼乌龙”，至今让我忍俊不禁。当时负责安排我们打扫卫生的老师，见我干活认真、踏实负责、舍得卖力，有一天突然把我的责任区域，从打扫校园马路调到了北院办公楼。办公楼里有位姓“付”的处长，还有位姓“郑”的副处长。每次两位领导经过一楼大厅，保安都会恭敬地打招呼：“付处长好！”“郑处长好！”两位领导也会谦和地点头回应。我只听见声音没见过名字，竟想当然地以为“付处长”是副处长，“郑处长”是正处长，也跟着保安这么叫。直到那年暑假快结束时，我实在忍不住问保安：“你直接叫人家正处长、副处长，正处长听着还好，就不怕副处长不高兴吗？”保安被我问得一愣，等弄明白我的困惑，当即哈哈大笑：“我的称呼可没错！付处长是正处长，郑处长才是副处长，是你自己理解反啦！”

想起大学勤工俭学的日子，心里就会涌动着一股暖意。那些日子里遇见的善意、经历的趣事，还有自己咬牙坚持的每一份努力，都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贵的财富；那些当年看似难熬的日子，那些悄悄流下的汗、默默咽下的苦，不仅让我在岁月里学会了坚强与独立，更让我有能力给了女儿一个不用为生计焦虑的青春。这大概就是奋斗的意义吧！

如今，我的女儿也踏入了大学校门，她不用像我当年那样，需要依靠勤工俭学补贴生活。我也没有跟她提过我当年的辛苦，与女儿道别时，只是反复叮嘱她：“好好读书，珍惜大好时光，争取多学点东西，有任何需要，随时跟爸妈说。”

阳明山是一幅微型山水画

(外二首)

□刘忠华

阳明山是一幅微型山水画
山寺相守，水花相望
太阳月亮，东西相伴

山路上走出来的人那么小
画家只点了点墨
而且送了他一顶帽子
帽子有些大，掩去了大半人生

那些房屋也是。炊烟
替屋里的人说出一生
鸡鸣犬吠掩映在绿树中
那些楠竹，高大挺拔
差不多触及天空，扫尽黑云
扫尽画面积尘和胸中块垒

此刻，抱臂东望的人
站在一百公里之外
晨风中，欣赏，临摹
阳明山，这浓缩的中国山水

晨风辽阔。晨风一点点展开
这上好的宣纸，上好的天

在阳明山选定一棵楠竹打坐

在阳明山，选定一棵楠竹
在虚空的竹节中
打坐，默念，听风

也可以把楠竹当笔
高兴了写，不高兴也写
人间值得，天上更值得
——那么多鸟，那么多歌
那么多日月，那么多虚空
总有一句是她们喜欢的
总有一句说出了她们的悲喜

爱星空，与天上神仙说一些人间事
更爱人间，你看那烟火里的尘埃
每一天，都与竹枝亲密接触

雨水是最好的墨汁
白云是最好的宣纸
这最好的时代
需要挥毫泼墨
这最亮的天
需要染上一些墨

等我们老了，回到天上
再一页一页，翻看
一声一声，听，竹吟

祖母颂

整个秋天，年远的祖母
马英花，从山中背回柴火
从灶前提走猪溜
从木箱中翻出旧衣裳
趿拉着一双老布鞋
——如果她走动，就像
一只翅膀受伤的喜鹊
如果她站在那里，就像
麦地里的稻草人
风吹过，她会理理纷乱的白发
也是羽毛，稻草，或细小的炊烟
有时候也坐在门口，仿佛一尊石狮子

在阳明山，有很多这样的祖母
祖父兄弟六人，堂祖父二十余
她们从时间深处慢慢地走出来
烟尘也遮不住她们的美和善良
贫穷也遮不住。她们只是清瘦
——被苦难榨干；而不是羸弱
那些楠竹和杉树，一天也可以
背回十数根

她们的坚忍更遮不住。晨曦微露
屋后山冈上的庄稼地里，那些蔬菜
高粱，玉米，花生，红薯，受伤的狗尾草
被同样受伤的手——有时是划伤，有时
是烫伤，有时是风湿痛
轻轻抚过一遍
像轻轻抚摸她们酣睡中的男人
也像抚摸睡眼惺忪的小孙子

窸窸窣窣走出来。她们身后
传来时光碎裂的声响
这是更深的季节，阳明山早到的
冰凌冻结了泥土，仿佛巨大的骨头
包裹着内心的柔软
我的祖母们踏着白色的尘雾
阳明仙姑一样，在大地张开的缝隙中
在我侧看的手机屏幕中里，忽隐忽现
忽明忽暗

像极了这大山深处的5G信号
若有若无。以至于我的祖母们
说话的声音，时断时续，越来越细

像隔着一个世纪，隔着黄江源峡谷
望着她们，越来越模糊的身影
任我反复拨号，始终没有回音

这群黑夜中逐渐黯淡的星辰啊
再也难听到回声